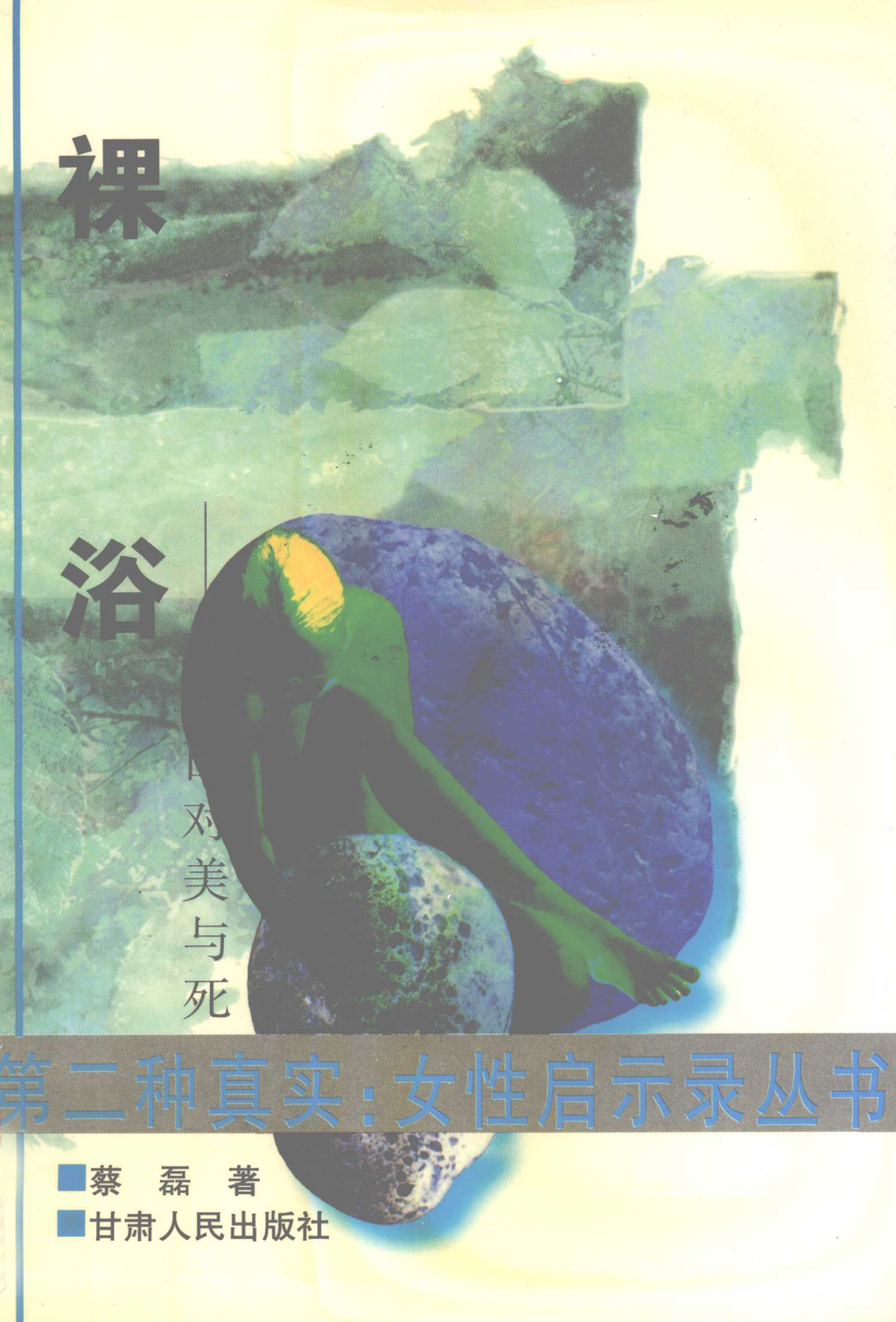


裸

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a nude female figure in a crouching or seated pose. The figure is rendered in shades of green and blue, with a prominent yellow-orange patch on her head. She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leaning against a large, textured blue shape.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composition of green and blue washes, suggesting a natural or ethereal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modern.

浴

对美与死

第二种真实：女性启示录丛书

■ 蔡磊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 蔡 磊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第二种真实：
女性启示录丛书

裸 浴

——女人面对美与死



裸浴
——女人面对美与死

蔡磊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200 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200

ISBN7-226-01729-6/I·480 定价:10.00 元

第二种真实(代序)

● 匡文立

这是一套女性文化丛书,或者说,对象不是女性本身,而是做为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的“女人”。

这里拒绝一切关于女人或文化的“主义”,拒绝性别立场和所有偏见、成见、定见。有的只是涉及女性也涉及文化的问题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大社会,转型速度最快的是什么?

我们想说,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观念和认识。

有很长的年代,中国人被迫冷落着自己做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消失于群体之中,共性之中,每个具体的人性与人生消失于通用的社会存在之中。

那是无奈的,却也是轻松无比的生命。

然而缺失的课业终归得补。

回首新时期以来的短短十数年,多少以“人”为对象的时髦话题浪浪迭代,此起彼伏?

话题一成时髦,总是免不了流行格调的通俗、浮躁,甚至哗众取宠的炒作。但回首之际,泡沫已然消歇,沉淀下来的,便是中国人补课的脚印了。十数年来,社会和人就是在这一轮轮或许有机或许盲目的时髦中经历着也扬弃着,留下中国走向现代的脚印……哪怕只是一段迷茫于歧途的混乱脚印,它们也证实一次必不可少的幼稚探求。走过了的,扔在身后。

十年前,五年前,三年前,那些盛极一时热火朝天的时髦话题,

还有几个不是转瞬已成陈旧，适足使今天的中国人哑然失笑？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极少有话题是如“女人”，始终让男人、女人和社会都保持着兴趣，又始终新潮滚滚，泥沙也滚滚，最前卫的和最陈腐的总是难解难分蔚为奇观地并行不悖，同时招摇于每一个浪头。

女人做为话题太多了也太滥了。

太多的是世俗趣味的女人故事，现代街景上变幻着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老套旧套俗套；太滥的是对“女人”半是生吞活剥的传统半是似是而非的的感觉的评点解说。中国男性说及“女人”，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冷笑，中国女性说及自己，又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苦笑。

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如此之少。

女性对于自身的了解就尤其有限了。

何况中国的女人。

中国人的生命可能曾经被太多太重的理性所桎梏，但不应忽略，曾经的理性从来不是女人的理性，更不是现代的理性；中国人的生命又曾经在太浮躁喧嚣的感觉中漂流，服膺感觉也许胜似固守陈腐，但感觉总是要超越和升华的。

“第二种真实”，会是一个有些费解的题目。

却决非故弄玄虚。

它最早，是隐约的，几乎是直觉性质的想法。

“真实”本身是个迷惘的词汇。通常，它呈现为现象，对现象的记录，归纳，复述与阐释，我们所见的大量真实，在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它已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真实。

同一个真实，衍生无数关于“真实”的印象和认识。每一种都可能包含着真理性，这真理锁定的却只是“真实”的副本。

每一种已知的真实之外都还会有其它的真实。这是人类存在本身的迷惘。

“第二种真实”试图走出习惯的和约定俗成的真实之外去看看还有什么。当然真实之外的真实不可穷极，我们能做的只是寻找自己的那一种。

或许，我们的“第二种真实”，最终显示的更多是一种思路，一个角度，而且和所有“真实”一样主观。

即使如此，丛书仍然完成了初衷：第一种之外，有了第二种。

本套丛书面对的真实，既非第一种的并列，也无实成为它的否定。确实仅仅就是某种有别普通“真实”的真实。

比如，“第二性……女人”，是真实也是真理。我们却想说，世间未必有什么普遍的和一般的“女人”可言，“普通”和“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女人又岂能例外？

女人的统一，只统一于共有的那个特定国情，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所有成熟文化可能都会造就“第二性”，不同的文化中，“第二性”和“第二性”不同。

女人的差异，则植根于每一个女性生命特定的质地，环境，经历和心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个国情、历史和文化，女人和女人不同。

“第二性”做为真实是无须再重复的真实。

我们想探求尚沉于海面之下的，至少是尚未众所周知的真实。

在开始的设想中，这应当是一套主要由女性执笔的著作。事实的结果是，作者仍以男性作家占多数。这使事情仿佛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却并非丛书的遗憾。没有比女性话题更能检验人的现代意识和文明程度的了，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概莫能外。而在同一个话题

之中，两性天然不同的立足点和视角恰恰构成了奇妙的参照和反差，为丛书增添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和趣味。

重要的是，完稿的每一部作品，都坚守了本套丛书的理想和使命，那就是，用现代的理性与良知审视女性之为存在——不需言喻，这个审视的意义决不只限于一个性别，而且势必超出“人”或“两性”的范围。

目 录

卷一 浪漫之旅

第一章 云中漫步

- 云边絮语 (1)
- 西北有“黑人” (3)
- 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 (6)
- 成人的庄严游戏 (8)

第二章 我们的时代

- 感觉时代 (12)
- “霸王别姬” (14)
- 食色人间 (17)
- 女人的尴尬 (19)

第三章 当年风景

- 女人难懂 (25)
- 约好那天穿裙子 (28)
- 一九八〇年的风景和几种对女人的分类
..... (30)
- 两种女人不同的人生姿态 (35)

第四章 往事没有苍老

浪漫非凡：一种风俗的诞生 (39)

内心独白：一个家庭的景致 (44)

蓦然回首：一段无人知晓的恋情 (48)

卷二 混沌之旅

第五章 从女神到女皇

被污染了的河 (53)

补天的女人 (57)

闲话神话 (60)

唯一的女皇 (63)

第六章 写给历史的寻人启事

寻找诗人 (70)

谁比谁蠢多少 (75)

风流天子千年罪 (79)

祸起萧墙：女人中的叛徒 (83)

第七章 无法突破的临界点

随想风马牛 (86)

无数、无数的月亮 (91)

杜十娘的另一种结局 (95)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99)

第八章 女人可以说“不”

女人有权说“不” (104)

下辈子变只鸟儿 (107)

夫妻对话 (111)

女侠出鉴湖 (114)

卷三 自然之旅

第九章 永恒的追求 永远的天性

- 对一个名词的专门阐释 (119)
- 多情如何不丈夫 (123)
- 建国后的两次离婚潮 (126)
- 远处的回声 (132)

第十章 亮丽人生盛妆出演

- 对广告语言的一次借用 (135)
- 来世还做人 (138)
- 女性的魅力 (143)
- 草帽掉到深渊里去了 (146)

第十一章 大路我半边 素面敢朝天

- 通天的大路九千九 (150)
- 清水芙蓉天然无饰 (154)
- 本色秋菊秋菊本色 (158)
- 不是东施也效颦 (162)

第十二章 无法言说的言说

- 我们的记忆 (166)
- 美神缘何渡不来 (171)
- 肚脐眼有什么用 (174)
- “美声”“美术”及其他 (178)

卷四 神秘之旅

第十三章 面对死亡

- 面对死亡的现实 (182)
- 一本临时编纂的死亡辞典 (186)

唯一的形形色色	(190)
作为一种前景存在的死亡魅力	(194)
第十四章 美与死	
无情最是天难老	(200)
谁道瞬间不永恒	(204)
海市蜃楼撒哈拉	(208)
寻找那一棵白杨树	(214)
第十五章 作为我们时代见证的死亡记录	
一幅关于这个世纪的战争素描	(218)
当代中国写意	(221)
以死亡反抗死亡：写于纳粹德国的几封遗书	(224)
船长，你还好吗？	(229)
第十六章 陪伴终身的约会	
人生是个圆	(234)
与其背靠背不如脸对脸	(238)
几种真实的临亡状态	(242)
最后的美丽和忧伤	(248)

卷外 心灵之旅（代跋）	(255)
--------------------------	--------------

卷一 浪漫之旅

第一章 云中漫步

——云边絮语——西北有“黑人”——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
成人的庄严游戏——

云边絮语

命定的，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命中注定该做的事。

但这回的情形似乎是有些格外。那情形就像是你偶尔于无意间一抬头，刚好看见天边飘来一朵白云，那轻盈柔美又博大厚重的一团使你骤然间血脉贲张心如鹿撞，你以为你看见并且感觉到了一种似乎是早已见惯不惊但此刻却突然新意勃然的什么。可那究竟是什么呢？你揉揉眼睛，又揉揉眼睛，想要更仔细地看个清楚看个明白，然而，此刻映入眼帘的云朵的形状却又分明是变了，变得脱胎换骨，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形神皆失令你惶然茫然束手无策……这当然还远远不是最残酷的，假如就在你举手揉眼以手加额的瞬间，那片云彩干脆就干干净净踪影皆无地融入到大野蓝

天之中了呢？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

女人的美和美人的死，是我们这本书的题旨所在。可我究竟是不是在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抓住一块看得见却无论如何也摸不着的云彩呢？

云，有影有形形形色色还又形神兼备捉摸无定。

漫卷长空的是它，

万马奔腾的是它，

轻舒广袖独步天宇的是它，

骤然齐集电闪雷鸣兵临城下的还是它。

希腊神话中，那个依喀西昂总想将那个美丽非凡令他朝思暮想的海拉抢来据为己有，但一次又一次，他扑抓着的，却总是被海拉巧妙地放出的与她自己相像的云朵。谁能说得清那个可怜的依喀西昂到底经受了怎样撕心裂肺的失望与痛楚哟……可他又到底还是个徜徉云中的神仙，哪怕是遭遇失败享受尴尬呢，层次也还是要高出我们许多去。——毕竟，他到底还是抓住了云呀！

我呢？我能抓住我想抓住的云彩吗？尽管美与死本身的确是个很美很文学的题目。“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想吧，那是种怎样的状态呢？安步当车徜徉云中，想想吧，这该是种怎样的轻松雅致的情调步履呢？但我的问题依然是：谁能给我哪怕是只称一公斤的云彩放进我的篮子里？！

蓝天无涯白云无数。

大美无形美无定势。

这些都是常识。

并不缺乏常识的我这次是不是犯了个错误？这次冒冒失失的写作活动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些最简单、最普通的词往往正是最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的。由于我的冒失，我将面临的自然也是一片看来风和日丽天蓝云白水波不兴，实则暗礁密布波诡云谲既惊且险的海域或天宇。

也许我将坠入深渊。但我不怕。当那一刻真的要变为现实的前一个瞬间，我将奋力地攀抓着白云的边缘，留下我的至死不悔的遗嘱：

有此一回，斯世足矣！

“让上帝呆在他的天国里吧，

而我，

只愿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

西北有“黑人”

没错，我是说了“心爱的女人”这样的话。我从心里觉得这样说话一点也不显得轻浮，显得过份，显得浅薄，显得像个浪荡公子像个唐璜。我并且还要说，若不是考虑到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我甚至不愿意加那个引号，我多么希望那话是由我亲自亲口说出来的呀。当然，我必须承认，这话是丹麦的那个克尔恺郭尔在一百多年前说的。他是个哲学家。既然以研究世界为己任的哲学家都不那么板着脸装神弄鬼了，那我还怕什么呢？！

的确是该说“心爱的女人”。女人当然是心爱的。一个最简单平实的例子就是，没有女人，就没有这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之父的叫克尔恺郭尔的哲学家，也就没有他的这本意在阐释他的人生阶段论的哲学思想的题为《勾引家日记》的书；同样的，没有女人也不会有我，当然就更不可能有这次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神交啦！

哦哦，女人们哪，你们实在是一种太过神奇的纽带和根茎啦！你们联结和维系着古往今来的所有的一切，并且，你们还又缔造

了一切，包括上帝……

我们所说的心爱的女人们当然都是美的——不是那种纯花瓶的外表的漂亮，这首先在于她们那种春雨润物般悄无声息不事张扬却点点滴滴全到心田的纯真和质朴。她在人群中，不妖艳，不刺目，仅仅只是凭借着自身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悄然改变了人群中的结构甚至是气氛，阳光因她而更明媚，蓝天因她而更晶莹，鲜花因她而更娇艳。一句话，因为有了她，男人才更男人，绅士才更绅士，而农夫呢，才更感觉到收获的喜悦和重要。这时候心爱的女人实际上已经升华为我们须仰视才见的神的化身……

心爱的女人这时候显得更美了，那是一种因成熟而深刻、因深刻而成熟的美。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成熟和深刻起来。十几年前曾风靡神州的电影《牧马人》里的李秀芝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呢？如果有人觉得这例子举得过于政治化，那就让我们再换一个。

这是一篇题名为《西北黑人》的小说。

麻哥和尕五是两个东漂西流城里不要乡里不收的没户口的黑人。黑人也是人，是人就得活，要活就得挣饭吃。小说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外加一匹马正干着翻梁越谷地拉运千八百斤一根的水泥杆子的活。工钱是每天五斤青稞或是豆子。那天，一个女人出现了，那是个被饥饿驱使着从马嘴上夺下料兜，偷吃饲料的女人。她实在是饿坏了，饿到已被麻哥和尕五两个男人当场擒获，却依然是顾不得说话，“从料兜里摸出最后半把，看了看，一粒一粒丢进嘴里嚼。”

“哪里蹿来的野货？长着让男人们颠三倒四的东西，不去用它换吃的，倒来夺牲口的食。”这是麻哥在说。

尕五紧紧凑过去，“钻男人被窝不比小偷小摸好？女人就是个卖嘛！”

“卖不卖？”

“卖不卖？”

女人把最后一粒马料丢进嘴里，细细地嚼，连同面前两个男人的高低和分量一起咽下去，“卖！吃了牲口的料就做牲口，二十多岁了也没有活出个人样子，从来就是牲口。”

男人们自然是不愿被女人们骂作牲口的，于是不再说话，递给那女人一块干粮，一匹马两个人，重又“马像人一样驾辕，人像马一样拉套”地去干那不亚于移山填海的玩命勾当了。

这是第一天的情景。

晚上回来，那女人还没有走，因为，那女人说：“我没有家，没有户口，我什么也没有，连我的身子有时候也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没处去，也因为还不想死，同时也还明白不能白吃白喝白住，女人提出自己的条件，“你们两个谁先？……我站在中间，谁也不靠近……你们不要撕扯我，不要打架，做牲口就做得文些吧。”

结果是：“整整一夜。麻哥没打一声呼噜，尕五没翻一次身。两个男人谁也没有去给大白马添料。唯有女人在屋的那一头睡得实在，睡得安稳。”

两个精血正旺血气方刚的西北汉子自然不是柏拉图的信徒，也不是中世纪里崇尚所谓典雅爱情的贵族骑士，但他们是人，所以他们想维护的只是人的自信和自尊。为了避开那种撩拨着他们如火如荼的欲望的折磨和熬煎，他们也曾想过要让那女人走。然而，终究是同情心占了上风，那女人留下了，而“麻哥和尕五搬到马棚里住了。”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脚腕套上了绊马的马绊。

就这样，两个男人被一个女人煎熬着，又被一个女人抚慰着，一日一日地过……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男人送走了女人，且还带着两个汉子拿命换来的准报一个城镇户口的手续……

当然，为了那个女人，两个男人之间也打斗过，争吵过，诅

咒发誓过，互相猜疑过，但那都是在女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场合，因为他们心里有自己的“做人的尺码”……

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她存在着，本身便就成了一道灿灿烂烂的风景。就像太阳，只消出现在天空中，天地万物便陡然为之欢欣鼓舞入神入迷如醉如痴……

女人是分水岭，隔开了野蛮愚昧和优雅文明；女人是试金石，试出了人性中的黄铜和金子；女人是……女人。我是一个热爱女人的男人。在我看来，女性群体的存在无异于一种悄无声息又不舍昼夜的警示，她提醒我们，不论作为个体的生命的人已经并且还将继续面临怎样的困窘与绝境，人都应该是人，人就是人！她同时还告诫我们，不管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进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又都只是靠自己的屁股才能坐下的动物。

人类社会离不开这种警示与告诫。

尤其是在我们存身的这个日益喧嚣，日益浮躁，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杂乱无章光怪陆离，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日新月异精彩纷呈的时代，这种警示与告诫就显得更有必要更是一种非得如此的必然。

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

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师从于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后来又毅然与之分道扬镳，再后自己也成了声名赫赫的精神分析学界的泰斗之一的荣格说过一段话，大意为：人的一生是一种人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或只是部分地有能力加以引导的精神发展和活动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人自己不可能拥有任何具有终极性判断价值的判断。我们要是拥有，那